

一所中学与 100 年

□杨健民

我出生于福建仙游,在仙游,我读了三所中学:枫亭中学、沙溪中学和郊尾中学。其间在枫亭中学时间最短,只有一个学期。但它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如此深刻,甚至它在某些方面影响了我的人生的某个阶段。

2025 年 12 月 20 日,枫亭中学诞生 100 周年了。100 年,对于一所普通中学来说,意义非同凡响。有些校友邀约我回去参加校庆活动,本来作为一名短暂在校的校友,我应该奔向那座既熟悉又陌生的校门,共赴向荣之约。可我终于还是退缩了。

退缩的原因不只是我在校的时间短暂,更是因为我那时学业平平,不具有什么“亮点”。然而不管怎样,我还是记住了:她终究是我的母校!

枫亭中学百年校庆,其中一定有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我们也一定可以分享或者分担一些这个重大时刻的内容,因为我们终究是其中的一分子,我们同样是满怀喜悦和荣耀,当然还有深深的感激。当时正是“文革”复课期间的 1969 年,我们不仅仅是为了成为一名中学生而来到枫亭中学,我们更是为意义而来。枫亭中学,引领我们走向心灵的某一段高处,也引领我们去省察和经验另一种少年时代的人生。对于这次母校 100 周年校庆,我想以一种“生活在别处”和“思想在外面”的视角,去回望她,去审慎地思考时代性以及那些触碰个人心灵的东西。枫亭中学百年悠悠岁月,卓越无数,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去体验那些灵魂相望的感动,都正如北岛所说的那样:“他们穿越时代与个人的秘密通道,以各自的阅历与写作,在不同的坐标上互相辉映。”我想,这就足够了。

那时,初一年级教室在枫亭中学爱国楼。一个班有 50 多号人,我的座位是 44 号,坐在教室后边靠走廊窗户的位置。第一节语文课,优雅的女老师在黑板上一次书写一个字,随机叫出一位同学起身朗读。我心里惴惴不安,生怕被叫到“44 号”,鸵鸟一般将脑袋埋进课桌上。“44 号同学!”啊,真的是 44 号!果然是 44 号!我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对着黑板上那白色粉笔写下的那一团,发了半天呆,努力睁开眼睛,一切都像是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这个简陋的陋字你不会念吗?”我低着头沉默不语。全班同学齐刷刷把目光转向了我,课桌下面怎么就没有一个洞让我钻下去呢?我这个在小学里小有名气的语文尖子,真的就栽在这个该死的“陋”字上面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挨完那一节课的。

几十年过去了,直至 10 多年前,我才有勇气在一则随笔里触碰自己,揭开当年使我少年心灵极为难堪的那一幕:并非我不认识那个“陋”字,而完全是因为那个可怕的 44 号座位,让我坐在了教室的后排。要知道,由于高度近视,我当时根本就看不清黑板上那个“陋”字。

记得那天晚上,我躲在被窝里独自抽泣,心里充满凄楚和悲凉。我从枕头下面抽出那本翻烂了的小说《林海雪原》,不知怎的,心里就涌起那句土匪黑话:“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人活到了中老年,才敢于触碰个人的心灵,反思性的自我意识突然苏醒,并且开始关怀自身。“水消失在水里”——这一诗句让我想起了 56 年前在枫亭中学的那一幕,那时我能消失在哪儿呢?水在水里消失了,而我青少年时期的那一团火又消失在哪儿了呢?我们这批“50 后”,面对自己最重要的成长阶段的精神创伤,充满了一种飘动的“黑”的颜色。56 年前的那个“44 号”,被一个“陋”字埋藏了一种久远的生命焦虑:我究竟被什么样的东西刺伤了呢?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才让自己的身体和思想回到阳光之中?因此,我特别喜欢殷海光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实在无力去揣摩包含了人类心灵的宇宙是怎样形成和为什么形成的。”

在枫亭中学短短的一个学期的经历,让我开始逐渐明白了人生的一些内容。一个“陋”字,让我在这所中学里,在老师的培养下,慢慢地独自成长起来,并且有了一种独立的意识。我开始懂得作为一名中学生,将要接受人生的各种不易。前年,我应邀到我的第三所中学——郊尾中学作了一场演讲《我经历过的和你们将要经历的》。我给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上过课,开过讲座,却从未给中学生讲课。那天,我说了 3 个问题:一、从中学开始,就要学会把常识变成知识,这就是认识知识。二、从中学开始,就要学会把知识变成智慧。知识告诉我们这个事实是如何的,而智慧不仅仅知道事件如何,还要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如何,为什么会是这样或者那样。三、从中学开始,就要学会将智商变为情商,情商就是学会怎样做个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最后,我做了个总结:知识永远比常识重要;智慧永远比知识重要;情商永远比智商重要。说实在的,我对中学和中学生的理解,很大方面就来自 50 多年前那个“陋”字对我的心理冲击。

后来,我进了厦门大学中文系学习。大学毕业多年后,我跟业师、仙游籍教授许怀中先生有一次深谈。许先生于 1983 年调任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我不无惋惜地对许先生说:“我这辈子的遗憾之一,就是没能当您的研究生,不然,一定会在您身上

学到更多的东西。”他说:“过着没有导师的学习生涯,自己在学术上独自流浪,也许更能知人知世知学问。”我想,老师说的也许是对的,自由在天地召唤,就像鱼渴望听见浪花的声音。在人的一生任何的明暗之间,总会有一种阳光是永远的,无始无终。我的选择一定是我内心的选择。就像我的朋友、清华大学资深教授汪晖兄在怀念他的导师唐弢先生“火湖”在前一文里说的:“倘若我为失去导师而痛惜,他定会会:走自己的路,‘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一辈子的学术流浪,我常常被思想和理智折磨着,感觉自己像一峰骆驼,终日驮着“幸福的忧伤”在沙漠中恍惚地走着,忽而晴日忽而阴天。我因此时常觉得灵魂已经在我的书里受审了,就像鲁迅说过的那些掉在水里的鱼鳞,有的中间还混着血丝。

作为枫亭中学里最短暂的校友,我仍然觉得自己是那种有着旧时豪情的人。如今到了袖染缁尘、平添双鬓的时候,自然也有了那种“倾浊酒,且浇愁,沉醉未醒”的慨叹。然而,我身内的激情并没有彻底退去。

我相信,枫亭中学百年,在每一位校友心目中,都会有一些永恒的记忆和神圣之光。说实在的,有些神圣乃至辉煌我是不敢去触碰的,我只要在远处看到光亮就心满意足了。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也许不需要什么“灵魂转向”,也不需要去触碰某些神圣的内容,只需要一种远望,一种进入澄明与安宁的“静谧的激情”,就是真实的。

我由此想起了“飘然”二字,这一直是我喜欢的个人经验和心灵形式。2001 年,著名历史学者、清华大学何兆武教授 80 大寿,该校历史系准备为他举办一个庆祝会,请一些学人来座谈。庆祝会当日早晨,何先生的学生去接他,他已锁好家门溜出去了。后来这位学生写了篇文章追忆此事,说“何教授飘然地离开了……”随后有媒体追问何教授为何躲避庆生,何教授说:我又没有什么特殊贡献,干吗庆祝这个?现在帽子乱加,比如什么国学大师,大师满街跑,货币贬值,大师也贬值了——这就是何教授的飘然之处,他才是真正的关怀自身之人,让身体与思想回到阳光之中。

我当然不能跟何兆武教授相提并论,他是一座高山。高山仰止,我也想努力地以如此经验生命的方式,去学会积极地生活,去践行属于我自己的“生存美学”,去报答给我人生知识和智慧的学校——当然也包括枫亭中学。谨此,默默祝福我的母校——枫亭中学 100 年!

七律·贺五星诗社成立

□陈加伟

石门苔篆叩奚自,古驿云深接翠津。
悬瀑静磨冰白玉,虬枝闲发陇头春。
鯉惊燕塔街荷影,鹏徙尧阶带月轮。
莫道武城弦绝久,一囊烟雨钓江鱗。

注解:

首联首句描绘了古寨下与沽洲山路之间,有一个石门,门上刻着“奚自”二字。这二字既是在追问山路下边河流的源头,也源自《论语·宪问篇》: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说的是,子路夜宿石门,城门门卫问子路从哪里来,子路回答说自己是孔子的学生,门卫说是那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老夫子的学生。

首联第二句则写古寨驿道历史悠久,道旁的村庄曾出过南宋状元郑侨。颌联主要描绘了沽溪瀑布、冰臼以及古村新貌。颈联写余元钱老师考上北京大学,改革开放后,我们通过寒窗苦读,考上全国各地的大学。宋代理学家以“尧阶”喻“天理阶梯”,如朱熹在《近思录》注中说:“学者当如登尧阶,循序而进。”尾联指出中国文化根植于乡村,如今正是振兴乡村文化的时候。

“武城弦歌”出自《论语·阳货篇》: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今年 5 月 4 日,五星诗社在仙游县游洋镇五星村成立,这是莆田市首个村级农民诗社。五星村是一座千年古村,地处仙游、涵江、永泰三县(区)交界的大山深处,耕读文化源远流长。诗社成立,可寄托乡愁。有文化的乡村,也是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牵牛花开了

□聿贞

冬至来临的前一天
冬月的第一天
一条螺旋式攀缘上升的牵牛花藤
美丽的牵牛花
在客厅落地玻璃窗前
迎着冬日暖阳悄然绽放
它当然不是报春花
却把冬天的秘密泄露了
把春天的信息透露了
把夏天的浓烈和秋天的醇厚
全都显露无遗
就是那朵
开得灿烂的牵牛花

郑倩 作

如果你骑车进城

□黄披星

从家里到单位,需坐半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一趟是直达,站点少,另一趟要绕一些,站点多。

我经常愣愣地盯着现在这条从城乡接合部开往城市里的道路,渐渐对大路之侧所谓的“辅道”感兴趣了。时间久了,有个问题就冒了出来:如今要骑着一辆自行车进城,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因为自行车自然是走辅道,但现在常见的情况是辅道经常被占,不是大车小车,就是土堆杂物堆积。有的路是断头路,看上去可以连接到另外一段路,却被某个高架桥、斜拉桥、不合理的绿化带或红绿灯拦阻分割……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主路宽敞平坦,都铺上水泥或柏油,相比之下辅路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见了。如果你骑车进城,你得跟大车抢路,跟小汽车争道,跟高架桥争高低……

这自然可以解释为城市发展难以周全之处。显然,如何更方便一个普通人骑车进城,不是最急迫的事。我不时会看到一些老人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靠近城市或者已经进入城市的道路中间,四顾茫然,找不到路。

骑车进城如此,走路进城,就更加不易了。有时听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说,以前那还是土路的时候,他们都能骑自行车到城里。当然,这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年轻,道路似乎也没这么多岔路。但是现在,他们要像以前那样骑着车进城,会很快迷失。

有次坐车,我习惯性地给一位老人让座,他不知道怎么表达感激,说了一句:“我看你年纪不小了,还给我让座,真的是啊……哈哈!”这真的是,一扎扎在心头上了。我把这个趣事说给同事们听,大家开心不已。

今天早上坐车,一位看上去不经常进城的妇女,手上提着旧式背包,拿着一个男式头盔和一塑料袋东西——隐隐看出是某个药店的包装。其他乘客不是刷手机里的二维码就是刷公交卡,她是唯一一个用现金的人。她跟我下车点一样,但她很早就站在车门等着,有点紧张、焦虑——显然她很怕错过这个站。我能想象,她可能正急着进城找老公一起去打工挣钱,也有可能还有更急的事要去处理。这简单的一瞥,也能看出这个人的慌张、不安。

路宽了,更高级了,更漂亮了,但总有人就是找不到路。这不是话里有话,而是路面上的实情。这既是城市建设的进步,也是城市对骑车进城或步行进城者的某种丢弃。城市既是堂皇的,也是冷漠的;既是目的地,也是迷失地;既是荣耀之所,也是屈辱之地。重复一句话——日新月异是个好词,但在日新月异的欢欣鼓舞中,也自然会夹杂着许多被遗弃的旧东西——包括一个不合时宜的或日渐陈旧的人。

最近经常在休闲时候看一档推崇独立音乐的节目《乐队的夏天》。我想,这类节目对那些常规的流行音乐来说,也算是一条“辅道”吧。而辅道里,也可能藏着一个时代中某些可贵的精神。要我说,辅道也是路,如果道路是一座城市发展的最直观体现,那么也不妨说,辅道设置的好坏也可以看出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

道阻且长。城市建设还需要不断完善。

运河从未老去

□陈建平 文/图



登上博物馆楼顶远眺,古运河如玉带蜿蜒。

作别如梦的姑苏烟水,踏入广陵的诗画长卷,南朝殷殷“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得意,犹如古运河微波,在我心头轻轻漾开。

伫立东关古渡青石岸,我仿佛聆听到 2500 年的时光回响。那悠悠飘来的船工号子、漕运纤歌、市井喧闹,从运河深处萦绕耳畔,诉说着往昔的繁华与沧桑。

我与大运河的缘分,要从 10 年前苏州之行说起。夜幕里贴近环城运河,河面画舫穿梭,灯火璀璨,宛如古早“夜市千灯照碧云”的盛景。

3 年前赴南浔开会,荻港运河边漫步,看货轮劈波斩浪驶过,全然不理会岸边那排冷落的码头,心中不禁涌起岁月变迁的沧桑之叹。

去年在老家莆田,我目睹大国工匠郑春辉创作木雕《京杭大运河》,河道舟楫自刀锋下翩跹而出,这才顿然明白,运河的“流动”,是文明在时光中的接力。

如今,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宛如巨轮,靠泊扬州古运河畔。它巧妙融合唐式斗拱与现代钢构,既承载历史的厚重,又焕发现代时尚气息。馆前大广场,排队的人群汇聚成一条“流动的河”,其间有“金发碧眼”,也有坐轮椅者。开馆当日,千万人到访,又带着运河的故事走向四方。

岁月云烟,长河日月。站在运河巨大沙盘前,不禁想起家乡的母亲河——木兰溪。

我曾为它撰写展陈大纲,创作报告文学《兰水长歌》,深知河流对一方水土的滋养。

然而,木兰溪与大运河又不同。木兰溪像指尖血脉,流淌着莆田百姓的烟火生计;大运河如大地动脉,承载着华夏社稷的宏大叙事。

这种从“乡土”到“家国”的维度跨越,让我心怀谦卑与敬畏,也愈发觉得运河文物史料异常厚重。

驻足于文献展柜前,一块“军粮纪秘

符笥”拓片耐人寻味。其正反两面的符形符号,是验收漕粮的身份凭证。

其避免勒索舞弊的巧思,让关涉社稷安危的“漕运命脉”,化作官员笔下的急报、百姓手中的凭据,使抽象的运河历史有了温度。

如果说水利智慧是大运河的筋骨,贯通南北的漕运便是它的血脉。展厅里,一尊线路光滑的石拨模型,静静诉说着明代民间匠师白英的传奇故事。

当年,南旺“水脊”难题横亘,漕船至此寸步难行。白英踏遍汶水两岸,献上“引汶济运”奇招:戴村坝截住汶水,小汶河引向运河,借鱼脊地形与石拨分流,于是“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奇迹在水面上演。

不远处,元代郭守敬设计通惠河的图纸上,标注着十大泉水位置,引泉助运的精准刻度里,藏着让漕船直抵大都的智慧。

这些人与事,让大运河的筋骨长了血肉,鲜活而生动。

馆里上万件文物,都是运河历史的信使,每一件都在诉说个体与史诗的联结。

镇馆之宝汴河州桥遗址剖面:25.7 米长、8 米高的断面上,唐代泥沙混着市井碎陶、宋代瓷片留着百姓指纹、明代城砖刻着窑工姓名。层层堆积的文物中,隐藏着

